

结合400人力量 爱乐者向东移



■年仅12岁的苏菲亚伯莱（白裙者）擅长长号与喇叭，当天，她给大家带来一首自创爵士乐曲《Lost in Kuala Lumpur》，曲风跳跃而活泼。

一直以来，人们都会觉得爵士乐有那么一点遥远，或者有那么一点遥不可及。克劳德迪亚洛解释，由于爵士乐有新旧之分，前有美国爵士巨人路易阿姆斯壮（Herbie Hancock）的传统爵士乐风，后有爵士天王贺比汉考克（Louis Armstrong, 1901~1971）的当代爵士风格。

“与此同时，全球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爵士乐风，像我，瑞士本来就没有爵士乐，但我还是玩起爵士乐来了，其实我们都在运用同一种语言。”然而，这种状态对内行人而言是看门道，对外行人而言却是看热闹，更多是一知半解或混乱不清。

这是普罗大众对爵士乐不清楚则不敢靠近的原因之一，为了拉近爵士乐者与群众的关系，克劳德迪亚洛于2014年在瑞士成立一个

基金会，让瑞士东部的爵士乐手们推动这个地区的爵士乐。

他指出，提到瑞士的爵士乐，大家自然而然想起的是伯恩、苏黎世或日内瓦等区域的爵士乐手，“在东部的爵士乐手仿佛成了被遗忘的一群人。”在现实世界里，不会有人为你的存在感、价值而奋斗，除了自己。

举办活动带起风潮

于是乎，他成功凝聚了近400人，并成立“Eastern Switzerland Collective”，并不时举办林林种种的爵士活动，例如音乐会、即兴演奏等，同时定期向媒体汇报他们的进展，“苏菲亚伯莱与路卡也是其中的一分子。”

经历了长达3年深耕的日子后，他们这群来自东部的爵士乐手，终于有机会在该国国

家电视台、电台等平台崭露头角，“庆幸的是，我们获得社会群众的认识与认同。”他透露，现在的瑞士人都会到东部了解他们玩的爵士乐。

作为一个国际爵士钢琴家、作曲家，他也孜孜不倦地告诉全世界关于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故事，“看来，这有很大的助益。”他继续解释：“像人们在观赏一场歌剧时，都会通过场刊了解内容。实际上，观众渴望被告知所有的情节。”

因此，当他走上舞台表演时，除了弹奏自创或是别人的爵士曲子，尝试让观众了解每一首曲子背后的构思。正如是次演奏会，他就解释在美国纽约居住10年后，终于跟女朋友在瑞士置了一个新家，因此，他创作了《I Found A New Home》这首爵士作品。

谈「琴」说爱 永远的推动力

至于《Haoua》，那是克劳德迪亚洛在纽约与一个非洲索马里女人的相遇过程，“当我进入那个空间并望见陌生的她时，仿佛有一种熟悉感，仿佛她懂我的一辈子。”他解释，这种“一见钟情”并非男女之间的爱，而是彼此心与心的交流，尽管他们之后也没再见面，他却把这段奇遇写成爵士乐曲，让听众感受那股似曾相识的不可思议能量。

为了向群众掀开爵士乐的面纱，让爵士乐走出神秘，他当下正着手做的一件事是，利用网络传授钢琴爵士乐，目标是中国爵士爱好者，“我将会用华语讲解。”

当然，一个西方大男生之所以有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推动力，除了工作需要的理由之外，“女人是永远的理由。”他因着先后情牵于台湾和香港女子，并曾经在上海过生活度日子，所以把华语学好、学棒了！

如今，一直游走在美国与瑞士的他，则善用这个语言传递他的音乐美学，“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！”他一直都有机会跟新晋爵士乐手打交道，心中有一番话：“一定要找机会让人们听到你的音乐，不能守株待兔！”他也经常给苏菲亚和路卡叮咛，所以这次把他们带来吉隆坡表演。

“时下很多玩爵士乐的年轻人，最常犯的错误是，误以为爵士乐始于70年代，他说“更久以前的爵士乐呢？不论是新或旧爵士乐，它们都是形成爵士乐风貌的其中一部分呀！”再来，玩爵士乐的年轻人需要打开心房、开放思想，并且具备跟其他人解说爵士乐的沟通能力。



■克劳德迪亚洛领着苏菲亚伯莱（前右）、长笛手克莉斯缇娜伯莱（前左）与鼓手路卡（后右），一起与大马低音提琴手玛丽娜再尼（Marina Zaini），带给观众一个难以忘怀的爵士乐之夜。

宣传和平 音乐天使

不管是想当爵士乐手，还是单纯地做个欣赏音乐的人，都要学会“开心”，克劳德迪亚洛说：听音乐就像吃东西，唯有不断尝试不同国家或地域的美食，才能打开并拥有丰富且美妙的味蕾经验，“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从最初的爵士乐开始听，一直听到你想要并享受的爵士乐，即可在那个年代的爵士乐流连忘返。”

至于爵士乐走到今天，它在当代社会扮

演怎样的角色？众所周知，在爵士乐发展史中，人们最初用它来表达对社会、对生活的失意、不满和愤怒，发展迄今，正如贺比汉考克所言，爵士乐的创作以人道关怀为主轴，“它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并且融合不同国家的文化，爵士乐可以成为和平、善意与文化交流的‘大使’！”经过岁月洗礼的音乐，总是让人听出绝美的滋味。